

日十二月二十年四十二百九千一

星·期·六

學 滙

第四百四十四期

刊 副 報 日 風 國

錄 目 期 本

新包略取

克魯泡特金著 老梅轉譯

無政府和孔子

老 梅

地獄靈魂記

索 非

希臘哲學概觀

之 嘉

布爾什維維姆與個人主義

朱 枕 薪

革命家的人生觀

春 台

國粹的無政府學案

觀鳥編 修五演

一生

莫泊三著 殘紅譯

麵包畧取

克魯泡特金著
老梅轉譯

第一章 吾人之富

(續)

其二

居文明社會的吾人，實在是富足的，那末，何故貧窮人還那樣多呢？何故多數人民，還當慘不忍見的力役呢？在從古昔接續來的一切財富中，再加一日用數點鐘的勤勞，便足保使萬人安樂的有力生產機關，已經有了。何故連得上等工錢賊工們，尚且不能得到明日的安心呢？

這是社會主義，不掩不挽地反覆所論的事情，由一切科學上學理論證來，而成了他們日日所呼號的。這實是因為一切生產上必要的事物——土地，礦山，道路，機器，食物，住居，教育，學識——盡歸到少數者掌握中的。因為到能夠驅屈服自然力以前，

幾乎是其生命，在出於盜奪劫掠或迫會而移轉和戰爭，以及無智和壓制的長久繼續間，不知幾時，盡歸到少數者掌握中的。這實是因為他們少數者，舞弄如此這般在過去獲得的權利，直到今日尚應斷人類勞動的產物三分之一，且用極愚劣恥辱的方法壓迫這些產物的。這實是因為其至拿不到他們少數者只一個月或一星期的生活品，困苦那多數民衆，僅在把生產大部分可收到少數者自身的條件下，許其工作而然的。這實是因為少數者妨害人民不許生產必要物品，不但如此，只強令多數人民不生產萬人生活必需品，單生產對獨占有者最大利益物品而然的，一切社會主義理論的題目，實在此點。

試看一個文明國呵！有茂密全土的森林，開伐了，沼澤疏池了，氣候風土，改良了，總着適宜於人們的住居了，從前一片下等雜草的土地現在拿豐饒的收穫掩蓋起來了。斷岸絕壁的豁谷，填成平坦，而金色的果實繁榮，延蔓繁茂起來了，其實孳烈其根不能吃野生植物，經過幾代的培養的效力，成爲甘汁流流的蔬菜或果實繁多的樹木了。幾千條的國道和鐵道，通於地上貫穿山嶽了，機器機關的響聲，在阿爾布那，高加索，亞馬拉亞的由路也聽見了。河川，船舶都運行了，蘇岸，經過精密測量容易得近了，港灣，極力浚深淘整，能防禦波浪，供船舶作避難所了，整塊深黃岩石了，地下坑道的螺旋，直到石灰掘出，礦石採取的地方，漸漸穿成了，國道交叉的各處大都市勃興了，在其城中，工業，科學，藝術的一切財富，都蓄積起來了。

給與吾人現代以浩般莫大的遺產者，實在是在子孫孫長生死於貧苦中。被其主人壓制，虐待，因為勞役而殘廢的累世人民哩！

是呵！幾千年間，幾白萬的人民，實都因為開墾森林，疏通沼澤開水路的道路而勞苦了。在歐洲，連吾人耕作的一「路多」土地，也沒有不是拿諸種人類的汗水灌溉的，連一「有加」的土地，也無不有經

本書的作者：

強勉的勞動，難堪的力役，及八民艱苦傳說的地方，就是一哩鐵道，一呎隧道，都費入相當的人們血汗呵！

無政府和孔子

(續)

老梅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木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其實應該說五。加一句所求乎夫以扶婦未能也，才算完滿。這樣看起來，孔子幾乎，「跳乎三綱外，不在五常中。」很有大擺脫大自由的可能，不但不應該提倡君臣之義，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都可以拋開，赤條條地作一個「人」了。爲甚麼還是這般煩悶，好像是抱「終身之做」似的，一旦發大願，竟敢不講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單講老少朋友，真是奇奇的事情，自著孔子學說的，不信大同說，却把這一節遺忘壞了。不知道三句，已經包含了禮運大同篇而有餘，（這話很長，以後再講）且說孔子如何看破父子一倫，禮弓云：「孔子少孤，不知其慕，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至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行合葬於防。」孔子幼喪父，對於父自然沒盡過孝道，所以說「以事父未能也。」對於父子之情，也有點冷淡，所以鯀也死，有棺而無槨，心裏說，「我未能事父母，亦未能厚葬父母，（雖合葬於防，封豈而返，雨其而防墓前，因泣然流涕曰，古不修墓，是主不封不樹之薄葬也。）今反厚葬吾子，於心不安。」因此上把父慈子孝一筆勾，孔子有兄，所以人稱他曰孔老二，老大約事跡不多見，單以有足疾者，一定先孔子死，留下一個女孩，老二把他許配了南容。因爲南容很穩健，不懂亂子，能「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可保姪女不至守寡，自謂對得起死後哥哥。但生前並未盡弟道，連他一點小病都治不好，以致終年兄弟，嘗用四

本書的聲價：

海之內皆兄弟也，一面寬司馬牛，一面自寬，所以把兄弟恭恭一嘆。孔子對妻子，不知因為何事，將人家休回娘家去了。總是犯了那七出之條中一者，這是古者男女最不平的地方，舊劇，蘆花計，寫閨子驚的父親，休其繼室，（因給閨損裝蘆花，幾乎凍傷了他。）然因閨損「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的哀告，把休書扯碎了，其繼室戲問道：「爲妻總有不是，打也打得，罵也罵得，動不動寫張休約，便把爲妻休了，假若員外有了，爲妻該把你怎樣。」閨子父曰：「本丈夫有了不是，請你寫張休約把我也休了。」其妻曰：「那有此理。」但言下顯露出不平意思來，孔子休妻後，尙主忘情，故許其子鯉奔出母，然味百年偕老之什，何以爲情，因此上把夫唱婦隨一筆勾，（無意中幹孔老先生作了三筆勾，奇事，一笑）孔子的朋友，數不清了，他雖云未能牛施，但看對原壤雖會印脛歌罪然當助其母喪，見他登母按而歌，尙能寬恕，以爲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總算對得起老朋友，其餘好朋友更不用提了，所以他勾這一偷。

（未完）

地獄還魂記

（二十二續）

索 非

一聲嗚呼，把我移到正式法庭裏去了，呵！真是個奇異的特別的法庭！那法庭再奇異再特別沒有了，我從沒聽人說過有像這樣的法庭，真是出人意料——也許是我少見多怪緣故，說起來真可笑，乃是一個露天法庭，本來是一個空洞的院子（天井），現在變成一個臨時的有趣的法庭了。他們拉我來到這露天法庭上，立刻迫着我跪在。很冰冷很堅實的亂石子鋪成的地上，又像昨夜一樣，剝去了我身上的衣服，使我立刻感到無能抵抗那嚴酷的冷空氣而全身抖顫，齒牙格格作響，好像對自己的脊背說：你的愛人——皮鞭——快滾了，你應

當肉祖相親。我像個看看躺在地上的刑具：一根椅子，兩根軍棍，兩條鐵鍊，一根刺棒（？），只沒有見那昨夜新認識的愛人——皮鞭。法官說話了。

「你實說不實說？」

「是的，我已經實說了。」

「你不說？我要用刑了。」

「冷呀！」我只給他這麼一個暗示。

「動刑！」他叫了一聲，於是走過來四個兵士，搬過一根很粗的椅子，架在我的腿海上，一頭兩個兵士，同時站上那椅子的兩端——真有趣，另是一種滋味，比什麼都甜蜜！哈哈！昨夜剛愛上了皮鞭，今天又愛上了椅子，真是絕對的自由戀愛！

自由戀愛，自由戀愛，有趣得很。真真自由戀愛的表現，自由戀愛的特徵！

可是，終竟是難受得很！他們踏着椅子，竟把牠當做了「踐踏板」，一頭着勁，一頭弛鬆，一頭弛鬆，一頭着勁，真難受，倒不如兩頭平壓的痛快——但是到兩頭，都用力平壓的時候，我又更覺得難受，兩腿裏疼痛得十分劇烈，幾乎把我壓得昏暈過去！沒有法子，實在沒有法子，祇有緊咬着牙齒，忍着，受着。這痛苦及及全身，急得渾身是汗。

「你說不說？」法官發問。

我實在急得沒有法子，只得將計就計說：「我說，我說！」

「呵！這才對哩！你早就應該實話，免得受痛苦——你要知道：即使你是鐵錘的身體，我這裏也有法子把清淨盡了。」

我低着頭，不作一聲，深深地感得身上一陣一陣地冷，腿上一抽一抽地痛。

（本節未完）

希臘哲學概觀

之嘉

目次

- 第一章 密理圖學派
 - 德黎
 - 亞諾支曼福
 - 亞諾支曼尼
- 第二章 畢達哥拉士學派
- 第三章 額拉吉來圖
- 第四章 英黎亞學派
 - 智諾芬圖
 - 巴彌尼智
 - 澤諾
- 第五章 奄拔佛黎
- 第六章 安拉薩哥那
- 第七章 元子論之興起
 - 羅提普斯
 - 德謨頤利圖
- 第八章 梭非士特
 - 普羅特哥拉
 - 哥爾基亞
- 第九章 蘇格拉底
 - 攝格拉學派
 - 基尼克學派
 - 基黎奈學派

第十章

柏拉圖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阿凱第米學派

亞利十多德

勃唯拍弟替克學派

倫理時代的大勢

斯多噶學派

伊壁鳩魯學派

懷疑派及折衷派

宗教思想的概觀

新柏拉圖學派的先驅

新畢達哥拉士學徒

宗教的柏拉圖學派

費諾

第十八章

新柏拉圖學派

普羅替洛士

包爾費多

澤瑪瓊瓊

布爾什維雪姆與個人主義

(續)

朱枕薪

俄國十月革命後，資本家或有產階級的報紙，封禁的封禁，關門的關門，在社會上漸漸絕跡了。這且不去管他，單說革命後的翌年，即一九一八年，國內的無政府黨秘密出版了一種雜誌，叫做「火鐘」。但是不久他們召集全國無政府黨大會的時候，四百多個代表，悉數被捕，有的槍斃，有的坐監，有的流至西伯利亞，有的逃出國外，共

產黨人，即布爾什維克，特別注意這個雜誌。有這種他們自稱為無產階級專政，而實地則是共產黨專政的俄羅斯，那能再去找地方出版，或自己去置機印刷呢。稿子查見了，已犯了不可赦的大罪了，何況印刷成書呢！

現在俄京莫斯科有二種著名的日報，一名「滾拉武達」，可譯為真理報，一名「伊次凡斯的」，都是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執行中央委員會底機關報。總之，「出版自由」這個名詞。在現在的蘇維埃俄羅斯世界上第一個工人農人（？）的國家裏面，真的只是一個名詞罷了！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號，布爾什維克制定一種法律，現譯述如下：

第一條 禁止以下種種的出版物：

- (一)公然辱罵反對工人農人政府底言論的；
 - (二)辱罵虛偽的事實，以圖激起亂事者；
 - (三)犯警廳法律上所不許的煽動罪的。
- 第二條 此種臨時的，有限制的禁止出版法，須得人民委員會底命令，才能執行。

第三條 這幾條規則，都只有臨時的性質，將來等到人民返到從前狀態的時候，即能以特別的命令取消之。

這種法律頒布已有四年了，想來總應當取消了。不過時至今日，個人的自由能力，簡直可以說是，完全失掉了，他們怎麼再有能力去經營出版事業呢？何況有餘力的人，不是被政府監禁，即是自己逃出國外，國內有能力活動的人，真的能有幾個呢！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號，(舊曆) (前面所用的日期，也是舊曆) 布爾什維克又頒布了一種法律，開宗明義的第一條就是：

「無論甚為官署，或是為別的機關，也不管他是廣告，還是招貼

學 匯

、個人不得印刷報紙與書籍，以後的印刷事業，全係政府特權」。讀者處以徒刑三年，並充公其全部財產。

那末，我們現在總能明白瞭解布爾什維克個人觀的一部份了。

總之，現在俄羅斯的人民，絕對的沒有個人自由可言。十月革命之後，個人非但得不到自由，並且連固有的自由也失掉了。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交通上的個人自由，差不多也喪失淨盡；就是共產黨底普通黨員，也沒有什麼自由，一味服從，恐怕比較中國守禮義的女子還要服從呢。

既然寫到這裏，我愛好奇心的衝動，又要發問了：

「個人的個性，如何發展呢？」

這且讓他們答覆我能。

我文的結論是「布爾什維克」是反個人主義的。

這與斯拉夫人的民族精神很相近，俄國國內大多數是斯拉夫族，這也許是他們成功的一個隱藏與潛在的原因罷。

革命家的人生觀 (續) 春 台

三 革命家在革命的動機與歷程中，固然有不少的客觀原因；但是為經濟史觀的說法，也未免將人生看做太大簡單。因為人生是複雜的多方面的，所以無論一般唯物論者如何的解釋，那革命家的見地，始終不敢完全贊同；因為革命家在他的生活中，自覺人類的憔悴無情，而自己也有時對於此種現狀，發生無限的悲喜交乘的感情，此樣的情慮，至少也有二種的表現：一是同情。二是嫉惡。然而革命家何以有如此的同情與嫉惡？我以為這個答案，在完全的理智者是無話可說的，而我們人類的社會生活事實，是不能不告訴的。真的革命家于人

生不合理的現象中，感到社會階級懸殊，一般平民生活的苦楚，雖有些科學藝術的幸福，也是被那特殊的少數的軍閥，政客，資本家以及智識階級壓斷了；並且此種現象已在歷史中演過不少的慘劇。因此革命家便於此社會現象中，激起同情與嫉惡。在此二種感情之中，自然同情於平民而嫉惡一般的平民之敵了。但有此同情與嫉惡，且能不斷的見於實行，更於定行之中，充滿了人類的觀念，絕不將同情與嫉惡，為一個人的人生而發洩於狹隘的家庭，民族，或國家的牢籠之中，所以人類的悲劇，便是自己的悲劇，人類的喜劇，便是自己的喜劇，並且能喜人類的所不能喜的，悲人類所不能悲的，故於被壓迫階級的同情和於壓迫階級的嫉惡的發作的時候，也表現着極端的態度。因此，革命的動機與歷程，感情的作用，非常的重要。革命家在如此的人類現象中，發起了革命的宣傳與運動，當然有不少的高壓與阻撓，即在反抗的歷程中，也不會有迅速覺悟的特權階級，反而仇視革命家如洪水猛獸。可是革命家於此惡劣的環境中，只有拿真情做一炸彈，瀆死如歸，不顧一切強權，勇猛的就進。而且革命家心目中的強權是一種泡影，自有熱情奔放的奮鬥與不斷的反抗，是唯一的的生活，什麼強權的醜態，都是情火中的煤炭。有人說我這樣的將同情與嫉惡的施行，未免太偏激了。不知真的革命家為了人生，來做革命，而真情的表現，不如此不足以實現理想的人生，不如此更不能鼓盪起社會的革命，所以同情了平民，而平民才能是革命家的朋友，嫉惡了特權者，而特權者才能是革命家的敵手；沒有這樣的朋友，只是英雄野心的首領狂，不算革命家，沒有這樣的敵手，只是奴隸畏縮的磕頭虫，也不算革命家。況且平民得了革命家的同情，同時同樣的也認識了敵手嫉惡了敵手，而在敵手方面也同時同樣的認識了平民嫉惡了平民。此種心力與向心力的感情原則，革命家豈不做了階級的爭鬥的媒介？惟

其如此，才能完成了人生。據此，可知革命動機與歷程，其中變化的事實，平民的活動力占重要的勢力，不過平民久屈服於高壓之下，不敢突然嫉惡他們的敵手，而革命家不能在此黑暗之故裏里屈服，所以有革命的宣傳與運動，然而革命家所以有如此的大膽，也不過是一點偉大的真情活動。

國粹的無政府學案

(續) 觀島居士編 修五演

「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人既出生以後，即免不了病和死藥石也是無用的。）

季梁曰：神醫也，重貶道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鸞雄語文王曰：（鸞熊是文王的師傅。）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誰能知道天的意思。）言逆天意，揣利害不如其也。（若是逆探天的意思，預知人間利害；這個機心一生出來，無論如何用智用力，是小的的的，也必免不掉凶禍，若順其自然；心中並不妄生波浪，自然就與天意暗合。）

（楊布（楊朱的弟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兄弟也；說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或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識晉志就是記。）將以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的道理，不可用智識測度他。）今

奇味味紛紛若若，（若若就是隨順的意思，以上八個字，都是形容人機心不起時，自然的動作。）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壽命也。夫壽命者，無壽夭，（死就死，生就生；生同死本來平等，並沒有甚麼長短高下，所以分不出壽夭來。）（信理有無是非；）一個共同的公理，分散到萬事萬物上；若是認定這個共同公理，就隨得一切衆人互相是非的事；是無謂的了。）（信心者無順逆，（心是個大面鏡子，本來沒有上下傾斜倒偏高低順逆的分別；正合着佛說：「順逆皆方便」））（信性者無安危，）（性本是極自然，極坦坦，極普偏，的個東西；說不到安危，一有了安危，便不是本性。）（則謂之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真矣！怒矣！奚去奚歎？奚？奚樂？奚？奚不為？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心若死灰形如枯木。（機械的動是無心的動）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觀，亦不以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觀；（無衆生相）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往來出入無所行。）孰能碍之？（大無礙。）

楊朱的生死觀，就是生便生死便死；生也不足喜，死也不足悲，一一聽其自然便了。本來沒有生死，所以纔能了達生死。

（未完）

一生

續

莫泊三著
懷紅譯

基爾勃和尤林如今在他們馳馬的時候屢次遇見他讀那部書，他們爲的不從他眼前路過便轉到一邊去；春天到來又喚醒了他們的愛情。還是葉落草濕的時候，他們早常在那秋天以後棄置了的牧羊人的活茅屋裏相會，但是有一天他們走的時候，他們看見了陀巴克寺長，幾乎

在斜坡上河邊之中藏着呢。

「我們要把馬留在山峽裏」，尤林說，「因為他們能從遠處看見便要看破我們呢。」一天晚上他們一塊兒到勿里來回家的時候，他們在那裏同伯爵吃飯，他們遇見伊陀文的牧師從別墅出來了，他走到路傍讓他們過去，沒有和他們的眼睛相遇點，個頭，他們不自在，不大會工夫，但一會兒又忘記了。

一天下午，一陣狂風往外邊怒吼的時候約爾正在火傍讀書，她忽然看見佛爾本爾伯爵步行有走來的時候那樣步履令她覺得什麼事要發生了。

她跑下樓去看他，她看見他的時候以為他一定是發了昏了。他戴着一頂他只是在家裏戴的合縫大帽，穿着臘衣，他的紅髮髮看見那樣蒼白，尋常他的皮膚的顏色現在也似乎像一把火。他的眼睛怒睜着，彷彿他的心空虛了一般的滾。

他吶吶的說道：「我的老婆在這裏呢，她不在嗎？」約爾，失掉了她的鎮定，答道：「怎麼、不在，我今天沒有見她。」

他彷彿他因腿降服了似的坐了下去。他接着摘了帽子拿他的手帶機械似的好幾次的揩他的額，忽然便跳起身來，他走近約爾身邊，他的手伸開，他的嘴張着彷彿要說話，要告訴他什麼極大的悲哀。他又停住，彷彿他正精神錯亂着似的釘住看說：「但是那是你的丈夫——你也——」他跑了出去，向着海去。

約爾在他後面跑去，叫着他，求他站住，她的心慌得突突的跳着想道：「他都知道！他要說什麼，哦，他只要尋不見他——」但是他不能趕上他，他也不理他的懇求。他毫不遲疑的一直往前走，一直往他的目的地走。他穿過了溝渠，撲着，大踏步走進那些大

濃似的海上的廣草，他到了懸崖。

約翰在樹木遮蔽的山岡上站着，拿眼睛跟着他一直到望不見他了，他這纔走回家來，愁得心驚膽跳。

他已經轉到右邊跳起來跑了，嚇人的波浪瀾漫着海面，大塊白雲發瘋似的奔騰着，一塊塊相隨着往過去，他們每一塊都把狂暴的傾倒之雨降了下來。風呼呼的叫着，悲號着，把草和新苗都吹得平平的，旋着那些看見像極小的泡沫似的大白飛鳥遠遠的送到陸地上去。

隨着一陣雷雨打在伯爵的臉上，風裏充滿了他的耳朵，騾動充滿了他的心。

下去他面前是深奧的濕山峽。除了一片深藍的牧場傍邊一座牧羊人的茅屋之外什麼都沒有了。兩匹馬拴在輪上茅屋的柱子上。在這樣的大風雨之中什麼會遇不到呢？

他剛一看見他們伯爵便蹲在地上用他的手和肘膝一逕爬到那孤寂的茅屋跟前，他就藏在茅屋底下不會教人從裂縫裏看見。馬看見他也覺得不安靜了，他慢慢的拿他手中握着的刀子割斷他們的繩子，一陣猝然的喊聲發了出來，那畜生們起來就跑，被那木頭的房頂上刮刮撲撲的雹子嚇慌了。

伯爵便往上跪着，把他的眼睛放在門子底下往裏邊望，他並不動蕩；他似乎等着呢。

到了片時他又忽然站了起來，從頭至腳都塗着泥。他發狂似的在外邊披開那閉着茅屋的門，捉住那柱子，他彷彿要把他折個粉碎似的搖起那茅屋來。他登時便進到柱子中間，灣着他那雄大的身軀，用着平生的氣力像一健牛似的往前拉他。他走着一壁喘氣。他拉着，連裏邊的人，向着豎立的斜坡去。

裏面的人怪叫着拿拳頭搗那門子，不明白有了什麼事。他到了懸崖的絕頂的時候，他便把這破碎的房子攔開，那東西於是滾下斜坡，越滾越快，像個畜生似的衝衝着，瞎撞着，拿他的柱子碰着那地。

一個巢裏藏着的老乞丐看見那東西從他頭上掠了過去，又聽得從那木頭小舍裏發出可怕的痛叫。

登時一個輪子扭下來落在茅屋傍邊球兒似的滾了起來，好像一個房子脫離了基礎從山頂上滾下一般，接着，到了最後的山峽的巖石上，畫了個圈子，落在底下，像一顆雞蛋似的裂開了。那東西在石頭上碰撞得并不比那個老乞丐快，他看見那東西過去，便慢慢的從廣草中間跟着走了下來，用那種鄉下人照例的小心，不敢一直去到那破碎的茅屋跟前，他去最近的田莊上告訴了這件奇事。

他們都跑來拾茅屋的破片看，他們發見了兩個肉體，渾身受傷，血肉模糊，男人的額裂開了，他的全臉都碎了，女人的牙牀垂着，已經脫了骨節，他們短碎的四肢像肉醬一樣的軟。

「他們現這小屋子裏做什麼來着？」一個女人說。

老乞丐於是說他們儼然是在裏面避雨來着，一陣狂風便把那茅屋吹下懸崖來了。他說他自己也打聽到那裏躲藏，他看見那上邊拴着馬的時候，便明白別人一定在裏面呢，「但是要那樣一來，」他用滿意的聲氣添加着說，「我一定也在那裏頭。」一個人議論道：「那總不是一件好事吧。」

那老人狂怒着說道：「那為什麼會是一件好事呢？因為我窮他們有錢呵！現在看看他們吧。」於是抖索着，淋着雨點，他用他拄着鐮棒子指定那兩個死體嚷道：「我們到了這步田地的時候也都是這樣的。」

(未完)